





LUBA 族

醒来时，毛毛躺在一块木板上，身上一团用木头和茅草搭建的屋子，周围全是陌生的气息。毛毛忍着剧痛坐了起来，身上的T恤已经破碎不堪，沾满了血污，手臂和大腿几处疼痛被叶子仔细地包扎起来。毛毛心里直犯嘀咕：“这是哪儿？我不是已经死了？”可是身上却传来活生生的疼痛。

这时，一个人走进了屋子。他头上戴着一顶用染色后的草编成的帽子，沿着帽檐插满了各种鸟羽毛；脖子上挂着一串串得串成的顶圈；身上只缠着几圈布条和草绳，黑黝黝的富有光泽的身体展露无遗。卷曲的头发、黑色的脸庞、宽大的鼻子还有丰厚的嘴唇，即使他的脸被颜料涂得五彩斑斓，毛毛一眼就知道他是非洲人。

毛毛瞬间害怕了起来，想逃走却被疼痛束缚在床上。黑人缓缓地靠近，用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毛毛，突然露出一个大大的笑，那两排雪白的牙齿在他深黑皮肤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

黑人用蹩脚的语言和动作跟毛毛解释。他叫星期五，是Luba族酋长的儿子。原来，那场空难之后，毛毛坠落到刚果雨林里，恰好是Luba族的领地。绵延的参天古树给了毛毛一个缓冲，他才没有受到重创。飞机的坠毁声虽远却振聋发聩，引来了Luba族的老老少少。

“快看，那树上挂着一个东西！”星期五灵敏熟练地爬到了大树上，将毛毛救了下来。大家围成一圈，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从天而降的怪物。“他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好像受伤了，看，都是血。”……大家七嘴八舌地对毛毛议论开来。

“我们救救他，快把他抬到我家。”星期五吩咐大家。紧接着，大家一阵手忙脚乱，烧水的烧水，捣草药的捣草药，包扎的包扎，等待着这个陌生人醒来……



“真是太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五天了。”星期五说。

毛毛揉了揉眼睛，拍了拍肿胀的脑袋，想起在飞机上看到的夕阳、斯廷，想起颠簸、晕眩还有从高空坠落的恐惧。他定了定神，用沙哑的声音对星期五说：“谢谢你们！这儿是刚果雨林？Luba族是什么？这儿是不是跟书里的原始部落一样？”

星期五说：“哈哈，差不多吧。我们族相传这么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部落叫‘巴库巴’，意思就是‘闪电部落’。相传巴库巴族曾有过一百二十四位国王，他们都是神灵的后代。大约公元一到十世纪他们迁移到刚果河流域。光明荏苒，刚果城迎来了九十三世国王沙巴·博隆贡果，昌盛无比。”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国王，精通五金手艺，懂得使用铜和铁。登基后，他游历各地学习技艺，并且立刻召集许多著名的木雕师在宫廷里给他雕刻塑像。我家里就有一个国王雕像，它被我的父亲收藏着。我去拿给你看。”

只见他右手握礼仪矛，左右握权杖，头戴高帽，好不庄严穆。



毛毛仔细打量着屋子。屋子里的每一处都让毛毛好奇而兴奋，心想，这和我们的家好不一样啊。

床的右边有一只矮凳，雕刻成女性托举坐垫的造型，她神情恬淡，用手指尖支撑着坐垫，似乎毫不费力。

“这是凳子的吗？真是好独特！”毛毛感叹道。

“这只矮凳在我们Luba族可是权力的象征，只有酋长才有资格拥有。你看着雕像身上的装饰，其实是疤痕。她是一个贵族女性，标志着祖先和现在的酋长——也就是我的父亲的血缘关系。”



不远处，有一把躺椅。毛毛高兴地说道：“那把躺椅，我姥姥家也有！”

星期五哈哈大笑：“这躺椅也是只有我父亲才能使用的哦。你看，这椅子通体都进行了精心的刻画和装饰。它的靠背板上雕刻有一男一女两个人面，轮廓分明；顶圈以及扶手左右各雕了男女人像，象征着无上的权力。座面是用我们这里最坚固的藤条编织而成的。”





这时，毛毛的目光被桌子上的一个人形雕像吸引了。

“那个是什么？她头顶着的是什么？”

“噢！这个是人形鼓。鼓在我们这儿使用非常广泛，既可以是乡村传递信息的工具，也可以是庆典活动时重要的乐器。而且，它也是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象征，只有具有威信的首领才能拥有一面大鼓。你看这个底座，雕刻的是一个女人，五官圆润，身材丰满。而且我们生活中人们会头顶容器，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女人头顶着水罐呢？”



毛毛非洲雨林探险记



人形鼓的不远处放着一个木架。还没等毛毛问出口，星期五便说：“这是我们Luba族的弓箭架。在我们部落中，弓箭架一般和权杖、礼仪用的矛和箭、存有历代先王遗骨的容器以及秘密石板组合成一套神圣物件，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拥有，而且大多以贵族妇女形象作为装饰部分的主体。弓箭架和礼仪用矛在即位典礼上由酋长的姐妹和旗子分别插入身旁两侧的土墙中，而未来的掌权者要握住两者念诵即位宣言。”



在屋子里，毛毛还见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棋盘、乐器、水壺，每一件都神秘而有趣。



毛毛非洲雨林探险记

毛毛把目光移到门板上。这个门中心用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一名怀抱婴儿的女人，她五官突出，牙齿外露，双腿盘曲而坐，怀中的小孩似乎还在沉睡。门板四角同样用浮雕的方式刻画了四个人面。

星期五说：“我们部落的门都是请专门的人来雕刻的。有的门板上还刻着我们的神话传说、日常生活、祭祀大典等等。”

毛毛不禁看入了神，对这片神秘的世外桃源又增添了几分崇敬之情。

祭祀



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他们的穿着比星期五简单，脸上同样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他们对毛毛笑了笑，然后用奇怪的语言和星期五交流。毛毛想：“这大概是Luba族的语言吧。”

不多时，他们便走开了。星期五跟毛毛说：“我们的祭祀大典就要开始了，我邀请你一同参加吧！”

“祭祀大典？”

“对！在非洲有许多族群，不同的部族、氏族、家族中又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及节日庆典，从而就有了数不胜数的各种仪式活动。在举行仪式时，我们会穿戴上特殊的服饰，跳起神圣的舞蹈，并使用各种通神的法器，如奇异的笛、千姿百态的面具和神秘莫测的占卜法器时，便成为了祖先或神灵的化身，我们就可以和神灵对话了，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并祈祷部族的富足和平安。”

“太好了！”毛毛求之不得。



毛毛随着星期五来到一片空旷的平地上，站在角落观看。

仪式似乎已经准备就绪了。一群人举着火把围成一圈。中间燃着高高的火堆，两名打扮与众不同的人分立两边。他们剃光头发，头顶戴着动物的角，脖子上戴着珠饰项链，双手叉腰，腰间有一圈用麻绳缠绕动物皮做成的腰带。肚子圆滚，肚脐上也有羚羊角。他们腰间缠绕着三圈珠饰腰带，穿着一条皮裙，双角赤裸。



星期五压低了嗓子，对毛毛说：“这是我们祭祀大典的巫师。他们可以通灵。在祭祀的时候，他们会念咒语来和我们的神灵对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们。”

火堆近处坐着一个威猛高大的人，毛毛猜想，应该是Luba族的酋长。他手捧着一尊雕像，表情严肃而虔诚。





“坐着的是你的父亲吗？”毛毛问。
“没错，他就是我的父亲，Luba 族的酋长。”
“他手上捧着的是什么？”
“我肩膀上的人双膝紧闭，神情肃穆，双手置于腹部，神曲端正。雕像壮硕和腰附近刻画有明显的疤痕。”



“哦，那是我们的女神。我们这里有很多部族都会制作祖先雕塑的习俗。每次祭祀大典她都会出席。我们对祖先非常的崇拜。他们具有神秘的能力和权威，拜祭他们我们才能得到庇护，不然，我们就会受到惩罚。”

毛毛问道：“你们好多雕塑都是女人，不像我们，在古代中国，男人的地位才更高呢！”

“是啊。我们族人认为只有身体足够强健的女性才能孕育君主强大的灵魂，女性雕像往往表现那些为巩固政治联盟而与其他部落酋长联姻的王室女性成员。你看几乎每一个女性雕像都有疤痕纹饰，这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突然传来悠扬的号角声。

“嘘，祭祀大典开始了。”星期五小声跟毛毛说。

只见巫师将一块木板放在中央，下跪仰天，嘴里说着一堆听不懂的咒语。突然，火焰火势加强，两名巫师也起身，手里拿着法器开始跳舞，嘴里依旧念念不停，似乎真的跟神灵在对话。咒语声、火的噼啪声、巫师顶圈链条发出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毛毛看的呆住了。

“你看，你知道那块木板是什么吗？”星期五说道，“那是我们的占卜法器。上面是站在木板上的两个女人，下面是一块长方形木板。木板第一层画着一轮弯月、一颗星星还有放着光芒的太阳；第二层是一座房屋，一只鸟还有一条蛇；第三层是一棵树，以及一前一后两个人，他们正在扛木棒，上面绑着一只羚羊。”

“在我们族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占卜法器。我们叫它 lukasa，就是刚才我跟你提到过的秘密书板，我们又叫它记忆板。在这块板上我们会刻上我们的历史、政治还有领土。有些图画只有我们部族的人才能看得懂。”



等巫师咒语念完，酋长起立，张开双臂，面朝苍穹，双膝紧闭。过了大约 3 分钟，酋长退回了祭坛。那些拿着火堆的人戴上面具，开始欢呼舞蹈。

“你也来跟我们一起跳吧！”星期五兴奋地喊道。突然转念一想，毛毛身上还有重伤，便开始聊祭祀的面具，毛毛也正被这些五花八门的面具吸引。

“我们祭祀的时候都要戴这种面具。在非洲，面具的使用历史十分悠久，并被广泛应用于启蒙、成年、丧葬、农耕、祈雨、狩猎、巫医、祭祖等仪式活动中。因所属部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面具的颜色、造型、图案又各有不同，比如在中非的班图语部族中，白色代表着死者 and 神的世界；黑色代表生者的世界；红色代表危机。而我们族，喜欢用动物的形象制作面具。”



毛毛看到一个人戴着一个牛形面具，更觉得惊讶不已。

只见这个牛形套头面具壳脱胎的就是一只牛的形象，双角内收向下弯曲，可塑成弓状的眼睛，瞳孔中空，嘴张开，头上均匀布满斑点纹饰。

星期五解释道：“牛在我们部族早期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有用

的食物来源，也可用于交易。此外，牛体魄强壮，也象征着力量。而且，牛也是个人财富和社会控制能力的象征。这件戴在头顶的牛形面具，其等级仅在猎豹和大象之下，是我们仪式舞蹈中十分重要的道具。”

惊喜之余，毛毛又看到另一个人戴着一个巨大的人形面具。

这是一件人物面貌与动物角组合而成的面具，两只弯曲的犄角富于装饰性，使面具整体完整而协调，同时又增添了一种神秘感。

“其实在我们非洲，此类大型套头面具本身可能并不被认为是具有通灵力量的，但是当与舞蹈融为一体时，就能在整个群体中成为主控力。”

战争



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毛的伤口渐渐愈合，可是却一直提不起兴致。星期五看出了他的伤心和落寞。“毛毛，你跟我们族已经快 10 天了。你的家里人应该找你找的很辛苦吧？你是不是想回家了。”

毛毛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点了点头。

“可是，我暂时还找不到办法送你出去。你再等几天，别着急。”

突然，一名族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在星期五耳边嘀咕着什么。

“糟糕，Kumu 族打过来了！”

“Kumu 族？”毛毛问道。

“Kumu 族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想侵占我们的领土。周围的有三个部族已经被他们吞并了。Kumu 族的酋长叶布阿非常的残暴。

在侵占领土的过程中，屠杀了上万的族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还杀害未成年女孩，用她们鲜血祭祀。我们和 Kumu 族已经有三次战争，我们只想保卫自己的家园。我们拥有善战的勇士，所以 Kumu 族一直未得逞。”



“你身上还有伤，你在那里休息，我去加入他们，一会来帮你。”

毛毛点了点头。星期五飞快地来到族人中间，带起一副面具，和他们一起狂欢，一起舞蹈。一起和神灵对话，祈求族人的幸福的部族的平安。

夜幕渐渐降临，Luba 族的火把显得更加耀眼动人。被太阳照射一整天的雨林，热气还未散去，却增添了一点潮湿。毛毛坐在石头上，看着这个神秘的部族的祭祀舞蹈，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做梦似的。他突然想起了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会挂念。发生空难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还活着，肯定会无比伤心；还有斯娃，那个在飞机上邂逅的欧洲小姑娘，她还好吗……

毛毛神情慢慢的暗淡下去，努力抑制住要喷涌而出的泪水。

“我想回家……”



话音刚落，星期五便跟着族人来到平地上。他矫健地爬上了一棵树，向远处张望。然后一跃而下，大声地用 Luba 族的语言指挥着，似乎是在排兵布阵。鼓声、号角声以及脚步声由远而近，毛毛觉得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突然，一个人从林子里钻出来，“毛毛！”

毛毛转身，看到一个穿着部落的衣服，头发凌乱，脸上全是泥土，身上还残留着几片叶子。毛毛大叫了一声：“斯娃！斯娃！真的是你吗？我以为你……”两个死里逃生的小伙伴相拥而泣。

“毛毛！我以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知道吗，飞机坠落后我被 Kumu 族的一个姐姐救了起来。当时我什么都没了，只有一个随身带的包，身上都是伤，衣服也都破了。姐姐给我穿了他们部落的衣服。听姐姐说，他们的酋长叶布阿非常的残忍，每个月都要杀掉一个未成年的女孩，用她的血来祭祀。我一直在姐姐家养伤。突然有一天，酋长的一个部下突然闯入姐姐家，酋长听说她收留了一个小姑娘，便派人来捉我。”

“我被关进了酋长的地下监狱。他们没有虐待我，反而给我吃好的，据说这样我的血液才更新鲜，神灵才更喜欢。我在监狱里听说叶布阿不知从哪得到了火药，他们要占领 Luba 族的土地，屠杀 Luba 族的族人，得到财富，使用我的血祭祀祖先。昨天，酋长带领着好多好多人出发。教我的姐姐趁他们不注意，把我救了出来。我本来要逃走，但是想到如果 Luba 族的人们不知道叶布阿有火药，不做任何准备，到时候肯定会战败，我不想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于是，我便朝着 Kumu 的战队行进的方向，穿过雨林。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

毛毛吃了一惊：“你说他们用火药？这里这么多树木，爆炸加上火灾，他们肯定逃不出去的。我去跟星期五说。”

Kumu 族的部队越来越远，不远处的树林里已经惊飞了一群鸟。

毛毛急忙把星期五叫来，把叶布阿的计划告诉他。星期五听后，一阵惊慌，但是马上又恢复了沉着冷静。“我听说过火药。我们有最好的武器，有最勇敢的战士，可是却抵挡不了这么危险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告诉我的族人，一定要为我们的家园而战。”

毛毛和斯娃都陷入了沉思。突然，毛毛灵光一现：“我想到一个办法。星期五，你不是说你们非洲的部族都非常的敬畏神灵吗？我们就让神灵活过来，阻止 Kumu 族对你们的侵害。”

“活过来？”斯娃和星期五不约而同地问。

“对！这得借用一下你们的女神像。我们把女神像放在可以移动的木板上，然后找个人在后面说话，边说边移动木板，这不就像一个复活的女神吗？”

斯娃鼓掌说到：“真是个好办法！让女神出现在丛林里，树木会挡住移动的木板。对了，我包里有一个随身听，到时候用它把女神的话录下来，把音量开到最大。可是好像还是不够响亮。”

毛毛说：“我们可以用巨大的叶子卷成一个‘巨无霸’喇叭！”

“太棒了！”星期五立马吩咐族人准备木板和女神像，并让自己的妹妹录了一段话。毛毛和其他族人在树林里寻找最大的叶子，把它卷成喇叭状。一切准备



就绪，就等待叶布阿到来时，女神“显灵”。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Kumu 族的部队便来到 Luba 族根据地的旗山脚下。叶布阿手持一根长长的矛，大声喊道：“Luba，你们快投降吧。不管你们多么愚蠢，武器多么坚固，都挡不住我的宝贝。”

“我们决不投降！”星期五回应道。“决不投降！决不投降……”Luba 勇士们激昂的声音响彻整个雨林。

“那我就不客气了！”叶布阿一挥矛，两旁的人就要点起火药。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温柔却不失威严的女声响起，悠长有力地从天边传来，宛如天籁。

“叶布阿，你还不快住手。”

只见一个高大的女人从丛林间缓缓走出，茂密的丛林遮住了女人的面庞，她的

身影倒映在地上。阳光穿过树叶，恰好女人的头上形成一道光晕，把女人衬托得更加高大而神圣。

“是女神！”叶布阿惊慌失措地跪倒在地上，他的部队连同 Luba 族的族人都都跪了下来。

“叶布阿，我们听说了你的暴行。你残害妇女，用她们的鲜血祭祀；你大肆地侵略其他部族的领地，滥杀无辜。你们的祖先踏上这片土地后，辛勤劳作、自力更生，绝不用暴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人，族人们也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本来部族间的战争神灵是不干涉的，但是你在肆虐至极，已经触犯了神界。如果你再不放下屠刀和火药，惩罚将至！”

“是，是。”叶布阿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始终不敢抬头。

过了良久，叶布阿起立，面向女神说道：“女神大人，我以后再也不暴行，请神灵们原谅我。”

这时，光晕渐渐退去，女神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丛林里。

叶布阿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等候过神来，命令部队撤回 Kumu 族。

等他们离开，Luba 族人群中响起震天的欢呼声。

“毛毛，斯娃，要不是你们，我们都没命啦！而且料想叶布阿从此不敢来侵略我们了。”星期五开心地抱了毛毛一把。

他们把毛毛和斯娃抛在天上，笑声回荡在整个雨林里。

离别

为感谢毛毛和斯娃，Luba 族大摆宴会，他们吃肉饮酒，跳舞唱歌，好不快活！毛毛和斯娃也在宴会上吃到了自己国家没有的食物，有花生捣碎做成的“花生面包”，还有用香蕉、花生、木薯面、棕榈油、辣椒和盐混合做成的“龙鸟马”。

有一天，几名穿着橘黄色救援衣的人来到了这个丛林包围着的部落里。空难之后，他们四处寻找幸存者，十多天了没有放弃，终于，他们找到了毛毛和斯娃。

离别总是伤感的。

“谢谢你，星期五。谢谢你们！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们！”毛毛和星期五拥抱了很久很久。

终于，毛毛和斯娃踏上了直升飞机。Luba 族人们望着远去的飞机，遥遥地挥手。

毛毛在飞机上，一遍一遍回想这十多天在雨林里奇幻的经历；勇敢的星期五、善良的 Luba 族人，独特的雕刻艺术、令人大开眼界的祭祀大典，还有部族间的战争，都让毛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被救出的毛毛终于见到了爸爸。焦急地等了十多天的爸爸一见毛毛便把他抱在怀里。

毛毛跟爸爸绘声绘色地说起了自己在雨林里的奇遇。

爸爸说：“孩子，你说的部族早就没有了。而且那些雕刻作品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你太累了，赶紧睡吧。”

可是毛毛却对自己的经历深信不疑。

一个月后，爸爸盼不过毛毛，带着毛毛重新踏上刚果雨林，可是再也找不到毛毛口中的 Luba 族。

……

假期结束了，毛毛也回到了宁波。一天，学校组织大家去宁波博物馆看非洲雕刻艺术展。展厅里，毛毛看到了 Luba 族的女神，她们的矮凳、门板、弓箭架、祭祀的面具，和他在 Luba 族所见的一模一样。他对身边的小伙伴说：“这些东西我都见过，Luba 族可是一个勇敢善良的部族。”

不管同学们信不信，毛毛心里掩不住的自豪。是那段经历让毛毛懂得了勇敢、智慧和友谊……

编辑委员会

主 办：宁波博物馆
主 编：戚迎春
副主 编：杨 丹 魏 敏
委 员：王耀生 李伯涛 苏 凯 於 熙 林 磊
胡思诗 徐爱军 莫惠达 黄勉尧 童肖峰
责任编辑：褚 慧

展览时间：2015年5月18日——2015年7月18日
展览地点：宁波博物馆一楼东临展厅
开放时间：9:00-17:00（16: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宁波博物馆
地址：鄞州区首南中路1000号
联系电话：0574-82815555（总机）82815533（办公室）82815588（服务中心）
网址：www.nbmuseum.cn



非洲这片土地上，总是不乏故事的：狂野如非洲豹，神秘如金字塔，热情有非洲舞，寂寥如放米花；还有那来自撒哈拉的风，尼罗河的水，苏丹的星空；有生命，也有饥饿、疾病和死亡。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刚果河流域上，这是一个关于友谊、智慧与和平的故事……



宁波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www.nbmuseum.cn>



宁波博物馆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u/2060306811>

